

何謂菩薩能持禁戒？

佛言：常能不捨菩提之心

思益梵天所問經

嵩
堪
心



佛教應否參政？ 寂慧

佛教應否參政？一直以來皆有爭議。不論教外教內，皆分兩派，一派認為佛教是清高，出污泥而不染的，應該躲在山林裏清修，不理世間事，亦不應被世間污染；一派認為佛教同是人類一份子，不應被厚待享福，不管世間事，應該入世作出貢獻。所有意見皆原於對己有利的立場。從歷史上觀察，當佛教入世而對己有防礙時，便有佛教應進入山林清修的聲音；而佛教富有、閉門清修時，自有要求佛教入世，解眾生苦難的聲音，繼而奪產、或廟產興學、寺廟駐軍等的強制措施。說穿了，那是利之所在，利之分配。同樣，佛教參政與不參政，沒有人在乎，只在乎是否對己有利？如果佛教手上有許多選票，為政者各方便鼓勵參政，如果佛教站在敵人的立場，便要求他們隱跡山林。

那麼，佛教應否參政呢？

首先，要了解佛教與政治是什麼一回事，才決定應否參政。佛教有兩類根性的人，一是以解脫為主，為了對治自己的煩惱，隱藏清修；二是以解救眾生為主，積極入世度生。這裏沒有對錯，只有個人的喜好，但不能勉強作非根性的選擇。清修派當然不主張參政，入世派當然主張參政。應尊重選擇，隨順發展。參政不參政，皆充滿了利弊。個人的選擇，如果不切合時代，自要承受其果，而個人的根性，亦難以改變。是禍是福，牽涉到個人的業力。

政治是眾人之事，範圍極廣，可以說，任何範疇皆與政治扯上關係。不論利之所在，或是自身權益的維護，必須參與政治才能達成。另一方面，政治場亦是名利場，或是人生的終極巔峰。因此，人們趨之若鶩。政治既然是欲望的大熊爐，自有無數人參與，明爭暗鬥，不擇手段，爾虞我詐等，是一處恐怖場所。可是，這場所亦是爭取幸福的地方，不走進怖畏所，爭取不到幸福，正是矛盾所在。由於政治牽涉範圍廣大，且牽涉的利益深遠，因此變化很大，很快。今天的朋友，明天可能成為仇敵；今天的敵人，明天亦可能變成朋友。因此，政治場中有經驗者，凡事皆留有後路，以免日後不能轉向。能踏足政治場的人，皆是社會上有一定成就的人，有一定的才智。可是，大部份皆是引頸企望之士，各人只為自己利益著想，不會為其他人，為大眾服務。偶有如此，只因有利選票或其他利益。因此，政治場是一個唯利是圖，忘恩負義，容易學壞的場所。涉足其間，害處多於好處，因此，清高之士反對參政。佛教界主張受了菩薩戒後，發菩提心利益大眾才可參政，以免錯失宗旨，墮落於染缸中。

總結來說，政治場是凶險之地。佛教應否參政視乎有否發菩提心，為大眾服務？有否得失心的罣礙？有否名利的貪著心？有否與怨敵的瞋恨心？

這裏有兩個關於參政與否的事例：一是唐朝盛世，玄奘法師被帝王看重，禮聘出任國事，但被玄奘法師拒絕，只專心於佛教事業、譯經事業。唐朝盛世在賢王管治下，一切皆頗理想，

不用佛教去參政，這不一定是玄奘法師的本意，但時勢下，國有道則隱，專注於出世事業，不勞世間事業是合理的。二是民國時期，太虛大師處身於亂世，及佛教積弱至生死存亡間，勇於站出來，為國為教提倡革命，改革。主張佛教參政，被譏為「政治和尚」，那是時代使然，國無道則興。可是，太虛大師亦有感於政治的可畏，主張問政不干政，不啻為折衷的好辦法。話雖如此，如果一段時間不參政，待時代有所變更時，要參政改變，恐不容易涉足。

佛教應否參政？不能一概而論。除了當事人的根性外，更要審度當時的社會環境，國民的質素，佛教徒的素質等。綜觀這些因素，應否參政非一般人能夠衡量。

政教合一的例子，例如西藏，從歷史上看，有其優點亦有其缺點。因此，佛教應否參政，沒有答案。最好是不同時期，不同環境下，因緣具足，便去參政；因緣不具足，便不要參政。

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

香港佛教人物誌（二） 寂慧

4·太虛大師——嚴格來說，太虛大師並不屬於香港佛教人物誌。他與香港佛教的因緣，謹止於五次來港，其中三次有演講，餘兩次只作短暫逗留。可是，他香港的信徒不少，加上他的弟子往來香港頻繁，做成他的影響力很大。此外，他與香港信眾書信往還，對人間佛教的實踐，起著指導性的作用。

太虛大師公開弘法只有1920年及1935年11月跨越1936年1月兩次。其間的公開演講不但影響了佛教界，且在社會亦激盪出浪花。在當時的文化界，除了著名的許地山教授擔任傳譯，報章的廣告使社會對佛教有一番認識。這在當時以天主教及基督教為主的香港社會，確是一番新景象，在1935年的弘法活動中，太虛大師提出香港佛教界應團結起來，成立一個組織，「香港佛教總會」的發起，就是根據此理念。雖然沒有組織成功，但對後來的影響，可見一斑。總結來說，太虛大師對香港佛教的影響及啟蒙，貢獻非常大。實為香港佛教的重要人物誌。

5·竺摩法師——被尊為「港澳弘法第一人」之稱的竺摩法師，是一位才子僧，詩、書、畫等皆精，說法、著作皆能，堪稱多才多藝，他與香港的智識份子及學術界嫻熟，對他的弘法事業如虎添翼。他同樣是太虛大師的忠實信徒，追隨太虛大師於大陸及香港弘法。一九三五年，太虛大師來港作重量級的弘法演講，竺摩法師跟隨配合，負責隨侍與演講紀錄工作，為香港佛教帶來新的活力。早在竺摩法師來港前，與香港早有因緣，他與香港的通一法師有書信往還，且合作出版《石火集》詩集。

一九三八年，竺摩法師南下香港，與香港佛教界成立「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」，策動全港佛教徒一毛運動，抵禦日本的侵略，受邀參加抗戰救國文藝大會。在內地時，他曾參加戰地救傷，撰寫抗日文章，可以說，他的才華是多方面的。

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五四年十七年間，他主力在港澳兩地弘法。創辦「無盡燈」雜誌，接手「華南覺音」，積極支持「人海燈」。在港澳間的重要佛教雜誌，皆與他扯上關係。五零年代，香港的正心佛學院，他於中任教；不久棲霞佛學院開辦，專為男眾而設，有別於正心佛學院的女眾，竺摩法師任副院長兼教務主任；在勝鬘佛學社，他是重要的師資。可見他在教育、文化上的不遺餘力。十七年間，他在港澳佛教的貢獻很大。一九五四年，他離港，長駐馬來西亞弘法，對南洋一帶影響亦大，被譽為「馬來西亞佛教之父」，「無盡燈」雜誌亦於一九五七年遷至檳城。雖然五四年後，香港佛教失去一員猛將，但竺摩法師其後亦常來香港，作演講弘法等。他對港澳佛教的關懷，未曾因遷徙而減弱。

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》法要

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寂慧

般若波羅蜜多品第十之一

慈氏菩薩問：般若波羅蜜多復有幾種？

修何方便而能得之？

佛告慈氏：布施波羅蜜多，乃至靜慮波羅蜜多，皆從般若波羅蜜多，本母所生而為根本。恒以智慧而為其母，若離智慧無所剋獲。解脫涅槃，終不能得。

般若波羅蜜多品第十之餘

會中有一外道，名微末底問：自在天常，一切萬物父母，能生諸法能造能作，安立世間。

復有說云：神我能生一切諸法。

復有說云：一切諸法從和合生。云何今者乃說無生？

佛答：自在天是常，能生一切所生萬物，二者同一性，悉亦是常。若謂所生前後變易非常住者，理亦不然，用不離體應是常住；體不離用應非常故。自在常者，生應常生，云何有時或生不生，既不常生，云何是常？所生既多，亦非是一，若是一者，應無差別。

又自在天能生一切無有慈悲，若有慈悲，應令有情，悉生人天常受快樂，云何令諸有情受於八苦，生三惡趣，受種種苦。

若生天墮獄，由造善惡，云何言彼自在作耶？

我觀諸法，亦非和合因緣所生，所以者何？因無生性，因若有生，不應待緣；緣無生性，亦復如是。若說因緣我能和合，此亦不然，如二盲人，各別何住，不能見色，設令同住，不見亦然。

一切諸法，假有實無，非自在天，亦非神我，非和合因緣，五大能生。是故當知一切諸法，本性不生，從緣幻有，無來無去，非斷非常，清淨湛然，是真平等。

佛告慈氏：修行般若波羅蜜多，應修八法善巧。

復次，如是了知法性清淨，無相無名，具一切智名為實智；為度眾生假名方便，如是分別是名權智。菩薩於此八法、二智自在名為般若波羅蜜多。復次細說智慧與方便。

瑜伽菩薩戒法要 寂慧

瑜伽菩薩戒出於彌勒菩薩瑜伽師地論中卷四十及四十一的〈本地分·菩薩地第十五初持瑜伽處戒品〉，雖只是六度中的戒度，內已涵蓋六度四攝的遵循守則，以利他大前提，統攝在三聚淨戒中，是真正的菩薩戒，菩薩道的廣大正行。

難行能行的菩薩道，處於世俗的大染缸中，複雜多變，難於應對，必須有所依循。行菩薩道，修菩薩行，應何依止？只需一部瑜伽菩薩戒，不出律儀，不失善法，不忘饒益有情，涵六度四攝，不違不犯，精進行持，直至成佛。而瑜伽菩薩戒，短小精幹，實菩薩道的寶典。

成佛必需福慧兩足尊。故菩薩亦需修福修慧，在漫長的菩薩道中，或有忘失，或疏忽的時刻，因此，常常誦戒有助防止忘失。福德的修持，除了深入世間度化眾生外，先發大悲菩提心，受戒時，被問：1·已發菩提心否？2·是菩薩否？當決斷答曰：已發，是菩薩。才能得戒；智慧的修持，尤為重要。在複雜多變的世間環境，若無足夠的智慧去判斷，可能錯誤抉擇，或好心成壞事，甚至犯了戒也不自知，無由懺淨。

菩薩戒是加行戒，在受持七眾別解脫戒後，更進一步的修學，在菩薩的三聚淨戒中，七眾別解脫戒為律儀所攝，是戒律的入門修學，基本功，應儘量保持不犯，待修學成熟後，進而修學攝善法戒及饒益有情戒，進入菩薩道的核心，直至成佛。因此，各各應先受各別的律儀戒，如優婆塞戒、比丘戒等，才受菩薩戒，故菩薩戒較少觸及律儀戒，但不是棄律儀，而是含攝其中。

菩薩戒重精神，不重條文，即重饒益有情，不重律儀。重心意，動機，因此，同一種行為，可能是善，亦可能是惡。如惡口罵人是惡；心存教導，使改過向善而罵人是善。同樣，我們衡量他人的行為善惡時，亦應判斷其心意、動機，不能妄下斷言。可是有些偽善之人表露善行，內裏卻為自己利益著想，不惜傷害他人？菩薩應以智慧去判斷，察其言，觀其行，瞭解其立場、動機，過去表現等。

「若諸菩薩，欲授菩薩『菩薩戒』時，先應為說菩薩法藏摩呬哩迦，菩薩學處，及犯處相，令其聽受；以慧觀察，自所意樂、堪能思擇、受菩薩戒、非唯他勸，非為勝他，當知是名堅固菩薩。」

授他人菩薩戒前，應1·為說菩薩藏經、戒，使其明了。2·觀察其是否意樂。3·有所瞭解，堪能思擇。4·非為他勸，是自己的意樂。5·非為勝他，非好勝。是名堅固菩薩。

受戒者亦應於受戒前學習經戒，並發願、懺悔，將受戒的前行功夫做好，需時約數月。然後殷重地正受菩薩戒，以便納受戒體，成堅固菩薩。

菩薩應謙厚精進，避免違犯，有六種犯戒心應小心留意：1·輕蔑心2·懈怠心3·有覆心4·勞倦心5·病俱心6·染習心。這些雖有輕重之分，但容易觸犯，應多加注意。

菩薩戒的犯與不犯，端看行者的心態，對戒條的三種反應心，差別很大：

1· 恚惱心——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……………

既安住律儀，卻為煩惱所伏，起恚惱心，拒受持。是名有犯，有所違越，是染違犯。

2· 懶惰懈怠無記心——若由懶惰、懈怠、忘念、無記之心……………

是名有犯，有所違越，非染違犯。因非故意故，懶惰、懈怠、失念等無記心，只屬非染違犯。

3· 開許心——無違犯者……………

為饒益他人，為大局著想，為折伏作惡者，不惜犯戒下地獄，去利益他人。在菩薩戒來說，是無違犯。

彌勒菩薩從各種佛經中編纂此菩薩戒品，分九種相去解釋：1·自性戒2·一切戒3·難行戒4·一切門戒5·善士戒6·一切種戒7·遂求戒8·二世樂戒9·清淨戒。

先釋三聚戒，受戒條件，受戒儀式。而菩薩戒本出於第二的一切戒中，列明四重四十三輕的開遮持犯。歷來只側重戒本，對九種相的前後皆略過。



別將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 賢護

「別將快樂建築在別人痛苦上」，這道理很淺顯。因為在因果律上，必然受報，且受的報應遠超惡因。不能以報應未到不關己事，或自己是幸運者，逃得了。要做到不將快樂建築在別人痛苦上，不自私，有慈愛心，才能進施於物命上。先對身邊的寵物關顧，再對其他蠢動含靈的物命關顧。這是順應慈愛心的擴潤，昇進。但亦可以先關顧對物命的慈愛心，培養昇進，轉而對人類關顧，反詰為什麼對蠢動含靈有慈心，而不能對身邊人或同一物種關顧？這是從道德上昇進的兩個相反方向。因應不同人的方便法而提昇。

「別將快樂建築在別人痛苦上」源於不想他人對己持此態度，這是同理心，不難了解。如果在人生路上曾經歷過痛苦，自不想再受苦，亦能感受他人受苦之心。可惜很多人並不能從痛苦中提昇智慧，甚至很快忘失，重踏苦果，或是埋怨命運。未曾受過深刻苦楚之士，更難拿出同理心。人與人源於自我、自私，不會關顧他人，無法不將快樂建築於別人痛苦上，做成人與人的衝突。而物命在強弱懸殊下，更慘被蹂躪，可是，施虐者在因果及輪迴下，亦難逃報應，與被虐者輾轉歷世互相傷害，無有了期，甚至以至親身份出現，互相傷害，使痛苦深徹。

「別將快樂建築在別人痛苦上」，當自己快樂時，需要與別人分享，認同，自然不願他人痛苦，因為他人痛苦，便無法與自己的快樂相應，難以共鳴。如果整個社會，乃至整個世界皆充滿快樂，那便最好。大家當有共同話題，共同感受，共同愉悅，那是一個樂土世界。最好大家感受到的快樂同是一種快樂，那種同理性，和諧性將更高。

因此，快樂必須建築在自己及他人的快樂上。

要自己快樂，可由兩方面去滿足。一是肉體上的，如不愁衣，不愁吃，身體健康等。二是精神上的，如有一份有使命感的工作，收入高；適當的娛樂，社交；究竟的宗教信仰等。在精神上、宗教上，還要幫助他人達到自己的快樂，達到肉體及精神上的滿足，人我一體，使世界成為一個樂土。

當自己有喜慶，快樂時，別忘使其他人快樂，別將快樂建築在別人痛苦上。生子喜宴時，想想其他人同樣關心愛護自己的孩子，本著同理心，能夠關心，愛護別人的孩子，將成就一個樂土世界。其他物命與人類是同體的，只是形像有別，感受喜樂是一式的。因此，同理心能夠擴及其他物命是自然不過的。其他物命同樣關心、愛護他們的孩子，如果傷及他們的孩子，與喜宴的宗旨有違，樂土世界亦難以建立，自我的真正快樂亦難以企及。

同樣，當婚宴、老吾老、慶生、祈福、營生等，皆應抱持此宗旨，別將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，再推展至其他物命中，打造人間樂土。

除了同理心外，我們尚有大悲心，當見到別人痛苦，自己心裏也不安，不舒服，耿耿於懷，人溺己溺，人悲己悲，甚至代入其中，感同身受。雖己非受苦者，亦無由快樂。因此，要快樂必須他人快樂，這可引申至「如一眾生未成佛，終不於此取泥洹」。眾生不快樂，我不會快樂；眾生未成佛，自己不會成佛。因為不管他人而自己成佛去，是不圓滿的。

由此可看到眾生是同體的，不單是我人的無差別，人與其他物命亦無差別。將同理心、大悲心推展至其他物命是必然的。戒殺，放生是自然昇進的善行。這些俱是「別將快樂建築在別人痛苦上」的層層昇進。

他的一生 因緣際會的一生 寂慧

一個久別的晚宴聚會上，「原居民」大放厥詞道：「當年你們逐個離開，只剩下我一人面對沒有人喜歡的上司，你們每一個人離開，我的失落愈大。幸而我在電腦上學有專精，上司得靠我，不敢對我有什麼。最後亦隨大環境被裁掉，我得而成為主管，管理十個下屬。至今，想來崎嶇不容易，全憑我鍥而不捨地在電腦鑽研，才有今天的成就。當初亦有想過跟你們離開，沒想到一天一天，一年一年捱過去，今天就是有人驅趕，我也不會離開，就此度過一生。」

「帥哥」諷刺道：「當年我就是看不過眼上司，只靠拍馬屁上位，沒有一點辦事能力，我就是不服，索性娶一位美貌女同事及置業後，馬上離開。這所大公司，各人只是欺騙度日，遲到早退，做些門面功夫混日子，可是上司卻要我們保持儀容，嚴肅工作，我就是看不過眼這些虛偽，自以為是的作風，何不大家嘻嘻哈哈過日子，愉快度過每一天，偏要『擺款』，我就是看不過眼，辭職時向最上級投訴他，讓他沒有好日子過。」

「巨人」亦諷刺道：「你雖然跳離這個虛偽地，亦以下犯上，出一口氣。可是現職的你，不仍是遇到這些使人氣憤的上司嗎！你不斷轉職，不斷以下犯上，這就是你的一生，但結果沒有改變什麼！我們的舊上司也不會好過，最後被公司裁掉。聽說他最近身體不好，被迫退休呢。倒不如像我般，可留則留，忍受不了索性轉工，管他們呢！好好利用這勞工短缺的市場優勢，遊戲人間，也算不枉一生吧！」

但見「總理」望著衣著楚楚的「笨子」道：「沒想到當年被各人取笑愚笨的你，今天竟是座上最顯赫之人，年薪過百萬，遊走中港兩地，看來你退休後將升格為富豪。有你這位朋友，我們在座各位有與榮焉！就是經濟有困境，也可依靠你呢。」

「別羨慕我，這些得來不易呢！當年我一面工作，一面苦讀，你們是見到的，身體捱出了毛病，沒有娛樂，沒時間結識女孩，自閉式單調的日子，維持多年，這些代價可不輕哩！今天總算有點成果。但也不要羨慕我，中港兩地走，一點也不好，太勞累了。而且在大陸商界混，實在吃不消，餐餐大魚大肉，狂灌酒，是很要命的，我有一種作娼的感覺。錢是賺到了，但支出亦隨著增加，不要看有住屋、出差等津貼，很多支出皆不為外人道，單只在大陸別置另外一個家，已煩惱無盡，開支無盡。別看我這般風光，商場可一朝變天，風光不再，今天璀璨的一生，明天可能什麼都沒有，亦可能是一生的終結。」

「別說這些風涼話。」「總理」插嘴道：「我們絕大部份人皆艱困，能夠生活過得去，有點積蓄已不錯，像你這樣子，能有幾人？我們中，有好幾個已消失了，聽說他們環境不好，終日營營役役，亦無面目見我們，更聽說「強人」整天躲在家裏作宅男，雖然有空，我亦告訴他出來敝舊，有東道主，不用他花費分毫。可是他仍如此，難道他的一生就這樣度過嗎？還是「亨利」最懂做人，雖然嘴巴終日不停，辦事敷衍塞責，但所到之處皆受歡迎，原因是能營造熱鬧氣氛，最近他更跳槽另一部門，官運亨通呢！出人意表的是「處男華」，當年立志終生獨身，亦自知沒有女孩會看上他，竟與一漂亮的富家女同居，終日風花雪月，懶得出來見我們，大概他已滿足自己的一生。」

「帥哥」概嘆道：「一個偶然的因緣讓我們敝在一起，卻各有各的一生。命運不可能再來一次。我們的子女比當年的我們還要大哩，可完全聽不到他們的喜怒哀樂，難道他們亦像我們般，在人生的偶然中，開展不同的一生！？」

正信 提舍

佛教難得有暢銷書！聖嚴法師的《正信的佛教》是少有的佛教暢銷書之一。該書在釐清一些佛教的錯誤觀念外，更重要的是指導人去辨識正信的佛教。正信一詞，蘊含了其他不正信的存在。例如利用佛教，歪曲教理、誤導、似是而非等，就是一些對佛教有深研的學者，亦會因沒有宗教情操，作出一些不了義的詮釋，或是錯誤地將不正信的佛教歸入佛教，實在可惜。嚴格來說，一些佛教徒對信仰的偏頗，法門喜好的偏執，對其他法門的攻擊，批評，皆可納入其範圍。以其傷害性之深，禍害之大，並不亞於教外及附佛外道的傷害。這不但窒礙了佛教的發展，還會破壞佛教。可見正信的提倡，實有其必要。

佛教被譽為智慧之宗教，竟有如此現象，可見正信的辨識，實在不容易。正信是一條康莊大道，安置其中，對向目標，會是一條愉悅而暢順的成佛之道。不正信的原因及正信的確立，必需清楚認識。

大部份不正信的佛教內容，皆有矛盾及不合理性。只要有理性地審視，就算不是佛徒，亦可找出其破綻。何以學佛多年的有識之士仍陷於不正信中呢？考其原因如下：1·反叛——對一些眾人反對的，卻不管對錯，偏要站在反對立場，而不去訴諸理據。2·對傳統的不滿——對傳統佛教的積弱不滿，而站在反對立場對抗。3·資訊單方面——資訊的來源太單方面，對前因後果，或整體不能客觀對待。4·個人喜好——對某些方面有偏好，因而不能接納其他可能性。5·偶像崇拜——對偶像的言行過份崇拜，因而在偶像作出不適當的言論時，亦盲目附和。6·宣洩——不正信的人喜以嘩眾取寵或似是而非的方式去吸引人，亦喜以攻擊教內的弱點去吸納群眾，容易招引心中不憤的群眾。7·利益——為了名利或權力的利益，不管是非對錯。

佛教是智慧的宗教，這些非理性的行為，不要說智慧的宗教不接受，就是一般待人處事也不會認同。維持佛教的正信只需回歸理性，毋須很高深的學理。這看來似乎容易，但同時要克服自身的貪瞋痴，卻又不那麼容易了，這近似修行的功夫，以理性對治情緒。

佛教的四依四不依，正是這種理性的抉擇。依法不依人，即對事不對人，不受人為的影響，專注事情自身的真實。依智不依識，依止智慧去判斷，而非由情緒去判斷。

這些準則，不但在宗教上可以應用，就是一般事務，行為，或社會事件上也可應用。

因此，若有人言他是正義的代表，便需小心去鑑別。先審視他的目標是否「偉大」，有些人的口號根本不是一個目標，內容空泛，或是祈求一些小事情，或是不切實際。如此不「偉大」，不清晰，不切實際，注定失敗。沒有明確的目標，什麼事也不會成功。此外，其行為也很重要，要審視他的行為與目標是否一致，尤其一些輕言為了理想、目標，必需有人犧牲，可是犧牲的總是他人，且經常性，那便要小心了。

正信為何如此重要？

正信猶如一個方向的指標，循著正確的方向，可感受到每一步的喜悅。否則，方向錯誤，只會多走冤枉路，甚至背道而馳。

不滿現實 優多羅

很多人對現實不滿，對社會不滿，對國家不滿，只覺得自己懷才不遇，是上天對他不公平，將責任，過愆歸咎社會國家，甚至身邊的人，儘管家人朋友如何幫助，皆不感恩，甚至礙於面子，不加接受。更拿愛護他的人洩忿，苦於沒有出路，自然想到移民。可是，移民的門檻不低，難以達成。世上任何一處地方只接收有能力，可利用，或對當地有幫助的人士，而不會隨便收留一些成為社會負擔的人，尤其專搞破壞的人，這是利害關係，無可厚非。

若移民不成，便應好好留在當地，為國家出力，努力建設社會。如果終日抱怨，空談度日，眼高手低，甚至搞破壞，這些皆很不道德，且自他傷害。

那麼，是否消極接受了事？也不是，既有理想，熱情，便應為社會出一分力，努力改善社會，使社會更完美。如果當權者無能，不能使社會進步，那就由這些不滿現實的人來改造。如果成功，足證他們的價值，甚至比當權者更棒，值得自豪。

編輯:菩薩藏編委會 發行:佛教慈悲服務中心 贈閱:佛哲書舍

中環 威靈頓街27號元益商業大廈四樓
電話:(852) 3421-2231

台北店:重慶南路1段61號6樓
電話:(02) 2370-4971

深水埗:白楊街30號地下
電話:(852) 2391-8143

澳門店:媽閣河邊新街302號豐順新村
第四座地下 H座
電話:(853) 2822-7044

元朗:泰祥街37號地下
電話:(852) 2479-5883



buddhist-bookshop.com

1115, Cosmo Plaza
8788, McKim Way,
Richmond. B.C., V6X4E2
Canada
Tel:(1)604 370-0956